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朱　揩

禮記集說卷六

宋　衛湜　撰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殽

徧祭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延客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捉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為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延客祭者君

子得食則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序次序也次序徧匝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飱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胾案公食大夫禮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蓋以胾為加客三飱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飱竟不云延客食胾與此異也食胾竟後乃始辯殽辯匝也主人道客令食

至飽故食殽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故鄭云辯於肩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為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殽已匝不得輒酳蓋主人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之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賔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也

藍田呂氏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

興辭而不下堂大夫於君其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賔左擁簠粱右執湇以降公辭賔坐奠于階西對坐取之升反奠于其所是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敬乎神明者未甞斯須忘也神無方不在則未甞有所間也故飲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適祭也祭其神也莫適祭則吾之敬心無時而不存也延客祭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吾

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以祭是也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則後祭之亦所以敬主人也殽謂骨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是謂徧祭既食胾則徧食之所謂辯殽也徧食如尸嚌之是也先儒以此殽為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殽也所謂徧祭者謂徧舉骨體而祭也胾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勤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亦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殽胾乃敢卒食而酳

蓋有所待也

臨川王氏曰主人延客祭先王制禮無非敎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其祭之謂乎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哉

馬氏曰飲食唯魚腊醬湆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

殽莫不徧祭也飲禮三爵而退食禮三飯而止者不盡人之歡非專為飲食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蓋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廬陵胡氏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殽之序則徧祭徧皆也公食之禮雖設酒為優賓不得用酳故鄭註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其酳耶愚謂若主人食殽未徧客不虛口耳非酳也

王氏曰殽之序徧祭之則自殽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湆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胾則不敢先嘗殽之徧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雖然禮無惡乎過厚賓主既設其勢必有所先以敵者而施是禮焉其誰曰不可而況賓主燕食之間恩意相接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而主人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雍容揖遜愛敬有餘較之公食大夫之禮

尊卑不至截然蓋得禮之中者也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以其禮於已不隆

孔氏曰向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橫渠張氏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已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為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義

藍田吕氏曰凡稱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視賔客也若執弟子職而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賔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興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申賔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已若不親饋則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

王氏曰禮於施報之義貴適中而已主人親饋而客不拜以答之固無是理主人不親饋而客或拜焉是為佞者也是愧主人而使之不自安也既以失已又以失人知禮者為之乎故聖人謹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無嘬

炙

鄭氏曰不飽謙也謂共羮飯之大器也不澤手為汗生不絜也澤謂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放飯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流歠大歠嫌欲疾也咤嫌薄之齧為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也投骨為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嚃為不嚼菜絮為詳於味絮猶調也刺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歠醢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為

其淡故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嘬炙為其貪食甚也
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
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
為飽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
食恐為人所穢也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
謙也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
棄於篚無篚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流歠謂開口大歠
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咤謂以舌口

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醬骨一則有聲二則嫌食無
肉三則以醬骨可憎也魚肉與人同器已齧殘不可
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肵俎固
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熱當待
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
廪人溉匕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羮有菜當梜嚼若
合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且傷廉也絮
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

靜止不得刺美之為不敬醢肉醬也醬宜鹹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以家不能亨煑故味不調適也窶無禮也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濕也軟則可以齒決乾肉腊屬也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

橫渠張氏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

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毋固獲謂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藍田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也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已厚人而薄已則不爭矣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食而無容也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

容也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毋固獲惡必得也毋揚飯惡欲速也毋飯黍以箸惡用非所宜也毋刺齒取齒間之餘也毋絮羹絮讀如漂絮之絮玩之而不食必調飪失其節故主人辭不能亨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窶

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

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古之制禮者禮與食相懸而為重輕故曰禮與食孰重孟子曰禮重惟其有禮而食也則有肉乾人饑而不食者矣惟其無禮而食也則有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惟其肉乾人饑而不食而後其人可使饑餓而不可使之犯非禮可使蹈患難而不可使之

犯非義若此者治與安之所從生也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凡可以得食者無不為而凡可以取利者無不敢也亂與亡之所從出也去亂而即治去亡而即安則夫禮之施於飲食之際者其可後乎

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賔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向候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也荅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葅通名耳此是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藍田呂氏曰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

執食興辭之義同敵者則不親徹也凡此容止之節疑若繁縟而難行然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學而自中若夫學者將學於禮必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於是而不憚煩則其德為庶幾矣兹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少者不敢先

尊者飲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

孔氏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長者賜酒進至侍飲者前則起而拜受於尊所尊所謂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此當是燕禮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近尊鄉長者故往於尊所向長者而拜長者辭少者之起故

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酒也舉猶飲也須侯長者盡爵而後少者乃得飲也然士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

臨川王氏曰拜受於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耳不然則已煩矣

藍田呂氏曰侍飲之禮與侍食尸因燕閒而飲食非賔主之正禮也古之飲酒貴賤少長無不及也鄉飲

酒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與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為獻主故君不親酌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猶燕禮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也然士相見禮及玉藻與燕禮異者恐侍飲於長者偶與燕禮同而與侍飲於君異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尊所以尊其惠之所自出故也賜爵者必面於尊所所以專惠於己受爵者必拜於尊所所以歸惠於上也

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酒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孔氏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穉敵者亢而有辭

少者賤者故不敢也

藍田呂氏曰辭遜之節行於賔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賔客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有一辭有再辭有三辭各稱其事也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若夫義不當受雖尊者之賜亦辭如子思辭魯繆公之鼎肉孟子辭齊之兼金百鎰是也

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鄭氏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溉謂陶梓之

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而食之重汙辱君之器也勸侑曰御

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物賜御者器可滌溉不畏汙則不須倒寫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並可滌潔仍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溉之器如織萑葦織竹為筐筥不可溉滌不倒寫之則浸汙其器是壞尊者物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廣敬也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

之而不棄也御食侍食也如内則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是也

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山陰陸氏曰變侍言御御以卑御尊侍侍之而已陳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御也非侍也

廬陵胡氏曰寫謂傾於别器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孔氏曰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餕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熊氏曰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

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藍田吕氏曰餕者食餘之名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食祭之餘也父母在朝夕常食子婦佐餕食人之餘也皮弁以旦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莫食朝之餘也祭食者祭其所未嘗食者以示敬也餕者食之餘祭之則不敬故不祭也雖然所以不祭者唯父之於子夫之於妻而已若尊者則餕餘亦祭

也如特牲饋食餕者祭舉祭鉶是也子與妻有餕致於父與夫者蓋祭祀之餘也祭祀有子與妻尸之而已不與者故有餕以致之也齊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餕我也此妻之祭而夫食其餕也晉驪姫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子之祭而父食其餕也

嚴陵方氏曰餕則指其人餘則指其物

新安朱氏曰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

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
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
薦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永嘉戴氏曰夫食必祭示有先也使餕餘而悉祭是
以其餘為祭也毋乃不虔乎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尊
卑之序紊矣意者餕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義不相屬乎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
有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氏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偶坐盛饌不為已

孔氏曰御謂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媲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已設故不辭之一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

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

黄氏曰主人有尊客因召已䜟偶雖有盛饌懼妨尊客已不敢辭退待尊者辭之可也故云偶坐不辭若從踈義之説食人之食而不為已有傷仁義而違禮教知不為已則寧如避席不食哉餘義

藍田吕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賔也辭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適所以為病歟

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義

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鄭氏曰梜猶箸也

孔氏曰有菜謂鉶羮無菜謂大羮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羮兎羮之屬或當用匕也

藍田吕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教之如此可謂至矣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横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横斷去疐而已庶人不横斷

孔氏曰絺細葛也華謂半破也爾雅曰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也綌麤葛也疐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此削瓜等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黃氏曰正義云此削瓜等級是公庭大會之時作疏之失大矣經云飲食有由則四靈為畜謂天下飲食由從於禮上自天子鼎俎牲牢下及庶人無故不食珍之禮大化既至卵胎可俯而視麟鳳游于郊藪禮

化大行天下之人咸恥欺乎闇室者也詎削瓜之禮而人不從哉

藍田吕氏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故曰為天子為國君為大夫自士以下不削故曰士疐之庶人齕之累之如祼裎之祼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内饔之割烹外饔之刑膴辟雞宛脾㪲毋珍捶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為時

新必薦寢廟也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士庶雖賤居在草野食瓜之際執刀疐齕而不敢忘於其君而借其華副之禮忠厚之化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瓜必用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巾必以絺綌者當暑以凉為貴也

李氏曰先王制禮於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蒴蟈皆有官於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

削爪猶有制然後使後世無以加也

永嘉戴氏曰一爪之微横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此焉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削爪者其嚴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下其有作福作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疾人子之禮惰者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鄭云不在私好謂華好也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憂在乎心

故言動不得如其故也冠者不櫛不暇禮也志不惰者其回也歟此言言不惰者蓋不在乎此而及於他言之惰也惰懈也懈則忘之矣父母有疾心未嘗忘乎疾故雖言也不在乎他顏子學於仲尼聽其言也唯恐失之亦不在乎他此所以皆言不惰也矧見齒也詈惡聲也笑怒之變至於如此亦忘乎其親者也嚴陵方氏曰言冠者別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止言冠者

不櫛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為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御猶御馬之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焉以其聲有遲速絃有緩急故琴瑟得以謂之御也詩曰琴瑟在御與此同意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

以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䟽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

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為之委曲以制禮者蓋以人情有過有不及焉約之以禮庶乎歸之於中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憂亦謂親有疾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橫渠張氏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賔客接也

藍田吕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

廬陵胡氏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

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王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

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

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

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鄭氏曰水潦魚鼈不饒多也佛首為其喙害人也佛

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器名

孔氏曰自此至如使之容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魚鼈常足不饒益其多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

馬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鎧大兜鍪小
小者易舉執以呈之獻杖執末者末謂柱地頭也不
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民虜謂征伐所獲右袂右
邊袖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
互言耳粟稻粱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别之米六
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
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米
可即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

契熟食葱滐之屬醬齊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為君王所賜可為已有故得有

獻

藍田吕氏曰獻遺授受之節文其別有獻有遺有進

有效有執有授有問獻車馬獻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表其獻少儀云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粟者穀之總名黍稷稻粱之屬未為米者也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左契者無所事以待有所事此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以執右契以表之也醬齊者主人親設客親徹食

之主也熟食之與醬齊各有所宜所謂不得其醬不
食杖與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也杖
之末居地有坌汙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也
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
也獻鳥者佛其首養鳥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
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舉其要也
廬陵胡氏曰水涸魚鼈易得不必獻舊引春秋水潦
方降云雨降非執胄胄在首先之民虜俘獲者馘取

左而袂操右各制其強力書亦契券之類然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之者記此禮者或出漢儒

山陰陸氏曰佛首以翼佛之若今佛雞鶩矣

嚴陵方氏曰杖或以木或以竹有本有末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釋者謂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理或然也

新安朱氏曰右契契是合同底物以右為上將獻於

人必執其右自取其左是自收其無用者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涖天下

李氏曰先王之時所謂獻田宅者豈民將有徙者歟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鄭氏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弭頭也謂之

簫簫邪也弣把中𢄼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謂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孔氏曰此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鄉内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内角在曲外今遺人則角向其上弓形亦曲向下故鄭云

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案槀人云春獻素秋獻成
註云矢箙春作秋成矢箙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
形朴也故士喪禮註云形法定為素又弓人云秋合
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
定體則弛之也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為簫
又謂為鞘鞘簫言相似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
也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
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

而髙兩頭頽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知是執弓下頭

者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尊卑謂

賔主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若主人拜受

所遺還辟猶逡巡也客謙故逡巡遷延辟主人之拜

不荅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之拜客

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卻左

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

客主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蓋主人用右手承

弣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前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向南而立乃後受弓故鄭云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則俱面南向明也若不於堂上當隨便亦俱向明也

藍田呂氏曰凡以物相饋下之於上曰獻上之於下曰賜敵者曰遺遺人弓而不曰獻蓋敵者也張則弓之體來筋外而角內故尚筋弛則弓之體往角外而

筋内故尚角或張或弛者弓體定則張之未定則弛之也右手執簫左手承弣者便於執也少儀云弓則以左手屈韣執弣授受之儀尊卑皆稍磬折故皆垂帨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以尊賔也接下承弣敬受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遺皆南鄉

横渠張氏曰尊卑垂帨至地高下之節也尊卑者高下也尊者謂賔主卑者謂賔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

新安朱氏曰賔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馬氏曰禮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卑垂帨而無上下之異者蓋賔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也佩之有帨者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帨兮戒非禮之汚其清潔也

廬陵胡氏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還辟猶退却也

廣安游氏曰凡此皆自處不安而處人以安也大抵

古之為禮者有勞焉有辱焉有惡焉有賤焉有不安焉為禮者親其勞而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惡而以貴者善者委之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友可以羣居可以行世此制禮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獻車馬獻甲胄獻民虜粟米熟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數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

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禮記集說卷六

禮記集說卷七

宋 衛湜 撰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鄭氏曰左首尊也鋭底曰鐏平底曰鐓几杖尊者所

馮依拂去塵敬也效猶呈見用右手便也犬齛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左首亦尊也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以掬慎也掬手中也受弓劒以袂敬也弗揮為其寶而脆也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孔氏曰此進劒謂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云刀卻刃授穎穎鐶也春秋傳魯定公十年叔孫之

圍人欲殺公若偽不解禮而授劒末杜註以劒鋒末授之以鋒為末則鐶是首也少儀又云澤劒首鄭註澤弄也劒刃不容弄正是劒鐶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劒以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也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向人為敬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横刃長

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横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
廣寸半鐓矛戟柄尾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
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
授則左右也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或
云進几者以彎外授人亦順也馬牟多力人右手亦
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
田犬畜犬不齧人此是充食之犬故左牽之而右手
防禦也狗犬通名分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爾

雅云未成豪曰狗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横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繢鄭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珠玉若受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劒者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為敬也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矣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

者以草包裹詩云白茅包之旣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笥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以遺之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

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共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

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𠜱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而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云犬則執緤執禽者左

首謂贄也禽贄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飾羔鴈以繢者以繢飾其布也弓劒藉之以袂文也弓劒比於珠玉不慮其失墜故得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義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之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劒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劒玩好也苞苴魚肉果實也書

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服書曰惟衣裳在笥是也所以使問者操是物以受命於尊者如使臣受命於君之容所以敬命也

山陰陸氏曰馬牟火畜也禮之屬也故右牽之濟以義也犬金畜也義之屬也故左牽之以仁濟馬義也示以仁禮也示以義禽若羔鴈之類左首向人爲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鄭

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相見以贄為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繢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為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苞苴簞笥物之微者也操而遺人必習其威儀進退如使者之容以禮將之也故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古之人相厲以禮如此

金華應氏曰自獻魚鼈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略敘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葢曰獻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問也當其受命主人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為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君言至以下謂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以下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受命謂受得君命為聘使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

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註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如春秋告糴乞師言田之類是也有言必有物將之故鄭引聘禮束帛證之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也命使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可互見矣使者從君

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不言拜從上可知也

藍田呂氏曰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受君命不宿於家不敢留也君言至則出拜使者反下堂而受命不敢不聽也二者皆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不宿於家以見銜君之命而不遑啓處也周公言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與此同義上

曰命葢主於所使之人下曰言葢主於所問之事

長樂陳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然則為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況君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

外則拜辱亦門外也

吴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敘尊敬君命之説為尤詳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于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

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嚴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馬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必再拜而送之況於君所乎朝服而命下堂而受非敬使也敬君之義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

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敦厚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

孔氏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長樂劉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者聞之博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識之强也博聞矣强識矣而猶未敢以為能也於是自卑而尊人抑己以崇德日新力行而

無厭怠斯其所以為君子歟是以人人仰其學行竭乎恭敬以親之所以致其歡也而益加恐懼不敢盡人之歡焉人人慕其德義竭乎忱誠以奉之所以致其忠也而愈謙晦不敢竭人之忠焉此君子所以行日礪而德日新使往來者日增敬慕終而始之弗敢懈也是故全交之道日新德行以為之本

長樂陳氏曰博聞强識知之者也知常患於不遜篤善行則行之者也行常患於怠知矣而能遜行矣而

不怠然後謂之君子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顔子好學而不伐善所謂博聞强識而遜者也三月不違仁所謂篤善行而不怠者也君子責已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至於不親禮人至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之盡

乎詩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則學之然後行也故其序如此歡所以交於外忠所以交於內盡人之歡則人之所以施我之禮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有責於我而交之迹得無虧於外乎竭人之忠則人之所以感我之誠至矣我或無以應之則人將有怨於我而交之情得無虧於内乎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全則終始一焉

若耳餘之有初竇灌之凶終則虧矣

廣安游氏曰多能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為善者常失於苟有得焉而止今也博聞强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註䟽說亦通古之制禮者於衣服飲食辭讓之際固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人於已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已所望盡忠竭誠然所望當

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窮故其人之忠
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叔
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劒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
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應而楚
子責以必報不㝅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
盡人之歡若陳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
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是矣君子之
與人交所以貴辭貴讓貴有節貴不迫于人貴不干

掩人之私皆所以不盡歡不竭忠之意也詩曰攜無

曰益牖民孔易言其求於民者當有所止而不可益

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于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

望于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

窮古人之道槩如此不獨於禮為然也

永嘉戴氏曰曲禮所載大率皆威儀文物也獨首章

言敬中間論君子之為人蓋敬者行禮之本也非謙

畀者不能以行禮故博聞强識必繼之以遜非强有

力者不足以行禮故篤善行必繼之以不怠此其所以為隆禮之君子也

臨川王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求人已深能全交者鮮矣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田呂氏曰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爵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

於不能勉而難繼也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
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
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
鄭氏曰孫為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也
所以尊尸國君時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
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齊者哀樂
則失正散其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令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謂無服内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子必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為卿大夫者故云公尸諸侯亦然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

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竟内山川及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異姓同姓但卜吉則可為尸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異義公羊説祭天無尸左氏説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則祭天亦有尸也為君尸謂臣謂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

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荅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於時立乘平常則馮較詩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

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亢故荅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橫渠張氏曰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為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又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

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臨川王氏曰於祭之有尸見君子所以事鬼神之盡也鄭註國君幼小有告者乃下之君必有告者不必幼也

新安朱氏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　又曰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

中所謂闔明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峒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

藍田呂氏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堂也入其室也其

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亨孰羶薌而薦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荅猶賔之也父母而賔客之自殯于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筮之求於神而不敢專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几者尊者之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乗車用之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

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長樂劉氏曰孝子之祭於其親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精明之至必見其所以齊者是故敬其親之至也則欲見其形容愛其親之至也則欲饗之飲食形容不可得而見也飲食不可知其饗也是以取其昭穆之類者為尸焉然後想其形容之肖似也知其飲食之必饗也孝子得以致其誠而盡其心矣

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為尸者不必

皆幼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且尸於所祭之主固為孫行然於主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焉祭統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下謂在車則下之也必曰為君尸者則知非為君尸者有所不下矣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為尸則弗臣是也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也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二其心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

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内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内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内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為尸者則有義矣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註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己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己孫為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

瓚裸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為其廢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五十始衰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之法毁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毁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毁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毁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子野卒傳云毁也是也

藍田呂氏曰記曰毁不危身為無後也又曰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齊疏之服饘粥之食居倚廬寢苫枕塊所以致毁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毁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毁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柩遷于祖主人從升自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雖天子諸侯在喪稱子亦此義也

居喪之禮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為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毀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飲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然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毀不可滅性也二者皆以權制者也

身者親枝也體親之愛則不可以過毀不勝喪而死
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而絶後徇輕而忘重謂之
不孝可也汎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
也老者居喪與有疾者同蓋亦以權制者也蓋養老
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
不能任故為之節也致毀之食饘粥也不毀之食疏
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
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醢醬矣七十之制

所變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嚴陵方氏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奥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

疾處於内則不居門外之倚廬也

山陰陸氏曰五十不致毀四十雖不能毀猶當勉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之意以為天下學者不能以徑至於善又從而教之使其喜怒哀樂皆中於節而於過不及者聖人交責焉今夫有憂者笑不可以至於矧怒不可以至於詈有喪者毀瘠不可至於形視聽不可至於衰齊者不可以樂不可以弔若此者皆所以教人喜怒哀樂之節也先王盛時道學修於中禮制

行於外中和備於天地之間而無有過與不及之患嗚乎感矣

慈湖楊氏曰小戴記首篇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云所重民食喪祭之意喪祭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天性之發於文為而先聖王因之而為節制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

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
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
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
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
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為予
孔氏曰此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為三日死者
殯斂數死日為三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然惟屈
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以

上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鄭引士喪禮以其
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二者相推較是異日
無所復疑也
藍田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
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而殯死者
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
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
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位卑禄

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

山陰陸氏曰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貶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來日嫌於已蹙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若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永嘉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可不悲夫金華應氏曰喪家之時日一也在生者則為來順數其未至之日也在死者則為往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三月卒哭而疏食朞祥而練冠則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醋醴是月禫徙月樂

既免喪不致則出身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虞祔朞而祥祭再朞而大祥又為之忌以哀慕之蓋謹終追遠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為無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之日遠而想像儀刑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

者所以痛悼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亡焉又曰亡則弗之忘矣一曰與許也猶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祝其來者為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是也死之日已往而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者為不可及若曰日月不居奄終祥練是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

辭畢退皆哭

孔氏曰自此至其所欲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

弔辭也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生弔死傷其文自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罪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嚴陵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偽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謟

馬氏曰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然則傷弔之禮所施固異也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也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

橫渠張氏曰賜人者不曰來取亦是辭有枝葉也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

辭口惠而實不至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為人養廉也

藍田吕氏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矣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廣安游氏曰君子忠信以為本禮義以文之無忠信之實而徒以辭色相與苟欺於人以買其一時之悦

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夫不輕求於人不輕以許人此一介不以取人不以與人蓋伊尹之徒苟以辭色與人者穿窬之盜一辭色之間君子小人之判如此學者所不可忽

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舍客也館主人之事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

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有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為其不敬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臨喪宜有哀色故不笑禮以變為敬故揖必違位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歎所也相謂送杵聲不相不巷歌所以助哀也墓非

樂所哭曰哀未忘故皆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也臨喪執紼臨樂及介冑諸事其貌皆宜與事相配介甲也失色謂色厲内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側一節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助葬本非為客正助事耳故宜執紼也必違其位位謂已之位也於位見人則當離已位而向彼遥揖也燕禮君降階爾

卿大夫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
揖也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哭日謂弔人日也
論語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介胄則戎容暨暨使形
勢高岸有不可犯之色以稱其服也是故君子戒慎
不失色於人此句并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君
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
藍田呂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
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君

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鄰里乎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辟塗潦不擇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内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

也

講義曰臨喪不笑與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皆所以言哀樂喜慍之情不相雜也此言揖人必違其位孟子言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彼所言者朝廷之禮此所言者燕居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送喪不由徑者不取苟且之便也送葬不辟塗潦者不憚徒涉之勞也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故所以送之必不能無

輕重難易之異焉　又曰君子之顔色無所茍而已矣惟無所茍故臨喪而哀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不可犯其為色不同而莫不中禮莫不中禮斯不失色於人矣宜君子於此戒慎而不敢忽也

嚴陵方氏曰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舂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衆者其情疎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别焉戒者謹之事謹者戒之心然而色之得失在巳乃曰不失色於人何也蓋色則巳與人相通故必以人為言焉

廬陵胡氏曰鄭云相送杵聲案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詩賦類有成相雜詞十一篇豈亦送杵聲乎又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

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則又非送杵聲矣蘇氏云謳謡名

山陰陸氏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至是惟孔子乃能如此故曰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送喪有服者也送葬不必有服

馬氏曰喪以執事為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傳曰所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憂樂各有所當故臨樂不歎兵革以威克愛也以威克愛則服必

稱情容必稱服故戎容暨暨介冑有不可犯之色者以此也禮曰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德稱容容稱服則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心喻其德矣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慈湖楊氏曰送喪為生者送葬為死者禮送喪不由徑則辟塗潦送葬不辟塗潦則不由徑可知不由徑謂從喪而送不由徑道而會也不辟塗潦謂柩車涉

塗潦送死者哀情重不憚塗潦而從之無所避也

長樂陳氏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内則色之得失見於外故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執紼不笑則憂之情可知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士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

講義曰周官輿人言為式為較說者謂高三尺三寸為式高五尺五寸為較馮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國君大夫士其名位不同則禮亦有差等矣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為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以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

輕死之道

孔氏曰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鄭謂不與賢者犯法與猶許也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然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亦有刑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

八議鄭註是也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鄭引春秋公羊傳謂閽弒吴子餘祭證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張氏曰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黄氏曰周禮小司徒之職民之器物比閭共置豈庶人之禮不備哉王者制民之産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天窮廢疾無告者自有閭黨使之相救

相賙豈是民窮而皆無禮哉今詳之葢上文言君臣同行各在車上展禮之節謂若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儻國君遇齊牛而撫式則臣下下之其猶人君式黄髪之類若老者為致仕之人則大夫士下之可知矣若國君見黄髪庶人而撫式則大夫士所乘皆天子命車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謂乘車之禮不為庶人而下故曰禮不下庶人者也其文連續上文為乘車之節則厥義明矣先儒誤認禮不下庶人與刑不上

大夫辭句相對而廣為敷引義無所歸餘義

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要之以治貴者為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為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李氏曰庶人其財不足以備禮先王之政亦使之無廢而已故比使之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黨共射器州共賔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其財非出於一而易具故民得相資而亦無廢禮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辠德教使然也故周官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不躬坐獄訟者恩也刑必及之者義也先王以致其恩故待之常略是以邦國之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成獘之而已以致其義故馭之常詳

是以於罪之重者或服法之輕故廢以馭其罪於罪之輕者或服法之重故誅以馭其過雖然成德而後為大夫豈有至於此亦與中人為制而已故先王之制刑至於百官而後見刑之備制禮至於萬民而後見禮之成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於民言禮於百官言刑所以舉其法之備也講義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待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

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廣安游氏曰禮不下庶人古注詳矣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然非庶人舉無禮也特自士以上之禮所不及耳刑不上大夫者言不上及於大夫非大夫舉無刑也特不以庶人之刑加之耳且古者之制

貴賤異於後世古者貴有常尊賤有常卑故禮刑所及皆有常所後世貴賤無常為庶人者朝為匹夫暮為卿相者有之為卿相者一終其身則其子孫降在皁隷者有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可得而行矣假以宗廟言之世為諸侯者常為五廟常居諸侯之宮世為大夫者常為三廟常居大夫之宮及至後世父為卿相而子孫為匹夫則其宗廟宮室不可再傳三傳也朝為匹夫而暮為卿相則其禮前無

所承而所謂宗廟宫室者其來無所自特以身祭而身居之不可常也天下之禮惟其常也則人知習之惟其習之也則其為禮也有序其施行有漸故人安於其常而易於為治若貴賤驟易則犯法施行其來無漸此後世貴人不能為禮而子孫多至於犯刑者為此故也

金華邵氏曰世俗之說曰禮不下庶人則庶人不足以行禮刑不上大夫則大夫有罪不可以加刑如此

則棄衆人於禮法之外為大夫者可以率意妄行而無忌憚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夫成湯之官刑周官之八議果何用也夫不下庶人猶曰不以庶人為下而使之廢禮不上大夫猶曰大夫不以刑為上而當待以禮義廉恥云耳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勵其臣是也人君當與正人居則庶乎薰陶浸漬以成其德刑人過惡暴白容可近乎

長樂陳氏曰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宫刖等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吳子餘祭所以見弑於閽齊莊公所以見閒於賈舉也雍渠與載孔子適陳趙談參乘爰絲極諫者以此

禮記集說卷七